



14
1548
13



14
1548
13

藝芸書舍

宋元本書目

濟喜齋刊

取宋本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冊以予於此尚書究
官私刊刻支流派別心關遠則能名而實好
俯拾兼收重舊揮斥多金富靡厭倦以故郡中傳流
有名及搜求略過遺地風挾冊滿門朝夕相繼如是累餘遂獲目由
所刊及搜求略過遺地風挾冊滿門朝夕相繼如是累餘遂獲目由
此開及搜求略過遺地風挾冊滿門朝夕相繼如是累餘遂獲目由
書無地無人不皆宋元本其距今口遺者有八百餘年近者且不足五百
年而天壤間乃不一雖精誠之獲毛秦典之季崑山之徐尚書於
錄者亦十存一
宋元本書將同三代故簡六朝油漆名可得而圖形不可得而見也

昭和八年
三月三日
時不

汪君閩原藏書甚富取宋本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冊以予於此向嘗究

知不足齋書目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序

藝芸書舍宋元本書目序

汪君閩原藏書甚富取宋本元本別編其目各成一冊以予於此向嘗究
 心出以相示且屬為序夫宋元本之貴前人所論綦詳收藏之家罔不知
 寶而近世稱鑒別精審網羅廣博者唯遵王斧季數子而已今汪君宿具
 神解凡於有板以來官私刊刻支流派別心開目瞭遇則能名而又嗜好
 所至專意在茲仰取俯拾兼收並蓄揮斥多金會靡厭倦以故郡中傳流
 有名秘笈搜求略遍遠地聞風挾冊趨門朝夕相繼如是累稔遂獲目中
 所列宋元若干種既精且博希有大觀海內好古敏求之士未能或之先
 也汪君之於宋元本可謂知之深而愛之篤矣間嘗思天水蒙古兩朝自
 秘閣興文以暨家塾坊場儒學書院雕精印造四部咸備往往可考固無
 書無地無人不皆宋元本其距今日遠者甫八百餘年近者且不足五百
 年而天壤間乃已萬不存一雖常熟之錢毛秦興之季崑山之徐尚著於
 錄者亦十存一二然則物無不做時無不遷後乎今日之年何窮而其為
 宋元本者竟將同三代竹簡六朝油素名可得而聞形不可得而見豈非

必然之數者然則為宋元計當奈何曰舉斷不可少之書覆而墨之勿失其真是縮今日為宋元也是緩千百年為今日也幸其間更生同志焉而所謂宋元本者或得以相尋而無窮計無過於此者矣乃汪君之於宋元本其知之也深其愛之也篤其欲為之計者當必有度越尋常之見故詳述斯語用為序而稔諸壬午閏月朔書時將復之揚州為洪賓華殿撰校刊說文繫傳之前一日也元和顧千里撰

吾郡藏書家自康雍之間碧鳳坊顧氏賜書樓蔣氏後嘉慶時以黃籍圃百宋一廬周錫瓚香巖書屋袁壽階五硯樓顧抱冲小讀書堆為最

所謂四藏書家也後盡歸汪閔源觀察士鐘蔭之姑母歸觀察之子珠

林比部德英蔭少時至汪氏山塘所居其堂宇軒敞樹石蕭森堂中懸

楹聯種樹似培佳子弟擁書權拜小諸侯阮文達隸書阮與汪故有連

三十年來如在目前也咸豐庚申以前其書已散失經史佳本往往為

楊致堂丈所得兵燹以後遂一本不存今從其家得宋元書目鈔本富

矣精矣真不減東澗滄葦蓋皆蕘圃澗蕘諸老為之評定故絕無偽刻

因付諸梓猶黃蕘圃刻毛季書日之例嗚呼盛衰聚散之感豈獨此哉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是日立春吳縣潘祖蔭識

易注疏抄補 十三卷

易本義抄補 十二卷

說易傳 二十卷

書傳 三卷

書主疏金板 十三卷

書白文 十三卷

書山尚書表注 二卷

詩經 二十卷

詩氏詩說 存一三之八卷

詩經解詁抄補 二十卷

詩書記 存一之十九卷

必烈之歎者然則為宋元計當奈何曰是豈不可少之書而墨之勿去
其真是緒今日為宋元也是緒千百年為今日也幸其間更生同志焉而
所謂宋元本者可得而相尋而無窮計無過於此者矣乃汪君之於宋元
本其知之也深其愛之也篤其欲為之計者當必有度越尋常之見故詳
述其書用為序而和諸壬午閏月朔書時將復之揚州為洪賓華殿撰校
刊說文與傳之前一日也元和里撰

吾祖藏書家自唐魏之開君馬坊唐氏賜書樓蔣氏後嘉慶時以黃
圃在宋一層周 香巖書屋袁書階五硯樓柳抱冲小讀書堆為最
明諸四藏書家也後袁歸汪四洲觀察 直之姑母歸觀察之子珠
林比音 薛少時主汪氏山莊以居其堂守軒敞樹石蕭森堂中懸
楹聯種種似堪佳子弟據書樓拜小諸侯阮文達隸書阮與汪故有連
三十年來如在目前也成豐庚申以前其書已散矣經史佳本往往為
同治十二年十二月十八日立春吳興縣縣丞蕭蕭 宋元書目鈔本寫
因結林前黃美園校手卷書目之 國書總目彙編續編之 源豈識此姑

宋板書目

經部

周易注疏 抄補

十三卷

周易本義 抄補

十二卷

楊誠齋易傳

二十卷

易經

三卷

尚書孔傳

十三卷

尚書注疏 金板

二十卷

尚書白文

十三卷

金仁山尚書表注

二卷

詩經

二十卷

劉氏詩說

存一三之八卷

詩經解詁 抄補

二十卷

詩書記

存一之十九卷

| | |
|-------|---------|
| 周禮注 | 十二卷 |
| 又 | 存一之三卷 |
| 周禮 | 十二卷 |
| 又 | 存三之六卷 |
| 周禮要義 | 十七卷 |
| 儀禮鄭注 | 存一之三十一卷 |
| 儀禮單疏 | 存三十之五十卷 |
| 儀禮要義抄 | 十三卷 |
| 禮記鄭注 | 二十卷 |
| 又 | 存九卷 |
| 禮記集說 | 一百六十卷 |
| 禮記 | 二十卷 |
| 禮記釋文 | 不分卷 |
| 禮記 | 存五之十二卷 |

| | | |
|--------|----------|--------------------------|
| 左傳集解 | 小字本 | 存一之十三十九之二十四卷 |
| 又 | 大字本 | 存二十七之三十一卷 |
| 又 | 岳板 零配覆本 | 存八之十五之三十一卷 |
| 又 | 小字 重言重意本 | 存十五之三十卷 |
| 又 | | 三十卷 |
| 公羊注疏 | 十行本 | 二十八卷 |
| 公羊經傳解詁 | | 存七之十二卷 |
| 穀梁經傳解詁 | | 十二卷 |
| 春秋釋文 | | 六卷 |
| 四書章句 | | 大學中庸二卷 論語十卷 孟子十四卷 學庸或問二卷 |
| 張九成孟子傳 | | 二十九卷 |
| 爾雅郭注 | | 三卷 |
| 爾雅單疏 | | 十卷 |
| 羣經音解 | | 七卷 |

說文解字

三十卷

又

說文繫傳

存三十之四十卷

古文四聲韻

五卷

龍龕手鑑抄補

四卷

吳才老韻補

五卷

禮部韻略

五卷

毛晃增補韻略附頁舉條式二卷

五卷

押韻釋疑

五卷

玉篇

存七之十八卷
二十五之三卷

史部

史記集解

一百三十卷

史記索隱耿板

存帝紀之四交列傳之五十六世家之三十卷
帝紀之七年表之七人書全世家之十二卷
三表之三列傳之六十四之五十一五十八之十七

又

又

前漢書景祐本

百卷

又

後漢書

百二十卷

三國志抄補五卷

六十五卷

單吳志

二十卷

晉書

百三十卷

北史

存列傳三十卷

新唐書

二百五十卷

又小字本

二百五十卷

又

又

又

舊唐書

存志之西三十三卷三十三卷三十三卷
三十三卷三十三卷三十三卷三十三卷
三十三卷三十三卷三十三卷三十三卷

梁書

存本紀一四之六卷

陳書

存本紀六卷

史記索隱

百三十卷

後漢書抄補

百二十卷

三國志

存本紀一五之五三九之四十五四十九五十一卷

史記集解抄補

百三十卷

後漢書抄補

百二十卷

資治通鑑

二百九十四卷

又

存本紀一五之四三之四七五十一五十二卷

又大字本

本紀一五之四三之四七五十一五十二卷

又大字本

存本紀一五之四三之四七五十一五十二卷

資治通鑑大目錄

三十卷

通鑑考異抄補

三十卷

通鑑釋文

三十卷

通鑑外紀詳節

十卷

九朝編年

三十卷

又抄補

三十卷

編年通載

存一之四卷

續通鑑詳節

存一之六卷

中興繫年要錄

存八之十七卷

中興聖政錄

存 之三四卷之六十四卷

大宗實錄 宋抄

存 三之三五卷之四十五卷

李燾續通鑑長編

存 三之三十四卷之三卷甲之卷五十七之卷

七五之三卷七五之三卷七十九之三卷

八十一之卷八十一之卷八十一之卷八十一之卷

八十二之卷八十二之卷八十二之卷八十二之卷

八十三之卷八十三之卷八十三之卷八十三之卷

八十四之卷八十四之卷八十四之卷八十四之卷

八十五之卷八十五之卷八十五之卷八十五之卷

八十六之卷八十六之卷八十六之卷八十六之卷

八十七之卷八十七之卷八十七之卷八十七之卷

八十八之卷八十八之卷八十八之卷八十八之卷

八十九之卷八十九之卷八十九之卷八十九之卷

九十之卷九十之卷九十之卷九十之卷

又

陸唐老通鑑

百零八卷

通鑑目錄

百二十卷

資治通鑑

五十九卷

通鑑紀事本末

二百九十四卷

又 小字本

四十二卷

紀事本末撮要

八卷

建康實錄

二十卷

古史

六十卷

東都事畧

存 三之一之四卷之四卷八五十一之六十

鮑注戰國策

十卷

高注戰國策

三十三卷

兩漢詔令

前十二卷

石林奏議

後十一卷

諸臣奏議

十五卷

東家雜記

百五十卷

諸葛武侯傳

二卷

古列女傳

不分卷

兩漢博聞

七卷 續 一卷

方輿勝覽

十二卷

東南進取輿地通鑑

七十卷

輿地廣記

存 一之三卷

又

存 三十八卷

十八之三十四卷

吳郡續圖經

三卷

咸淳臨安志

九十三卷

新定續志

十卷

嚴州圖經

存一之三卷

吳郡志

五十卷

會稽三賦

三卷

六朝事迹類編

十四卷

中興館閣錄續錄

續存二之十卷
續存一之九卷

通鑑博議

十卷

子部

荀子

熙甯本

二十卷

又

錢佃本

二十卷

說苑

二十卷

新序

十卷

中說

十卷

大學衍義

四十三卷

童蒙訓

三卷

西山讀書記

存甲三卷 乙三卷
存丁二卷

又

存甲一之二十六卷
存乙二十二卷

楊子法言

十三卷 附音義一卷

武經七書

孫子三卷 吳子二卷 司馬法三卷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三卷 尉繚子三卷
黃石公三畧三卷 六韜六卷

孫子

二卷

吳子

二卷

司馬法

二卷

管子

二十四卷

棠陰比事

不分卷

又管子

二十四卷

鬼遺方

五卷

龐安時傷寒總論

六卷

史載之方

二卷

雞峯普濟方

存四卷
原三卷

活人書

十八卷

洪氏集驗方

五卷

衛生家寶產科備要

八卷

致和本草

三十卷

又抄補

三十卷

傷寒要旨

二卷

素問要旨論

八卷

千金方

三十卷

儒門事親

十五卷

十便良方

存十卷

外臺秘要

存三卷
原三卷

幼幼新書

存七卷

杜光庭玉函經

不分卷

仁齋直指

二十六卷附醫脈真經一卷
小兒方論五卷
仁齋傷寒活人總括七卷

張氏醫說

十卷

三因極一病証方論

十八卷

太平經

十卷

五音地理新書

十五卷

範圍數

二卷

三命消息賦

三卷

三麻撮要

一卷

圖書見聞志

六卷

書小史

十卷

硯史

一卷

忘憂清樂集

一卷

酒經

三卷

梅花喜神譜

不分卷

顏氏家訓

七卷

淮南子

小字

二十一卷

尹文子

二卷

容齋續筆

十六卷

演繁露

十卷

示兒編

二十三卷

魏郊錄

十五卷

張子語錄

四卷

楊龜山語錄

六卷

春明退朝錄

三卷

文苑英華抄

四卷

初學記

三十卷

白氏六帖

三十卷

白孔六帖

百卷

事物紀原

二十卷

記纂淵海

百九十五卷

詩律武庫

前三十卷

事類賦

抄補

三十卷

古今合璧事類

存前一卷四之四十一至之六十九
後二之十一至之十九 四十五之五十二
五十八之六十一 六十五之八十一

十二先生詩宗集韻

二十卷

太平御覽

存 之直三二百七十三之三百一十七之三百六十八
四百二十四之四百五十五 五百三十三之五百三十五
五百四十一之五百四十五 七百三十六之七百三十

蒙求補注

八卷

三續千字文

一卷

册府元龜 刻存

百二十九之百六十七之百八十三之三百易四五百易五之五百三十八
香四十二之五百七七五百八十三之五百九十九六百易四六百易五抄
六百易八之六百六十六百六十七之七百易一七百易六之七百易七之七百二十
七百三十三之七百三十七百三十七之七百三十九七百四十一之七百四十一
七百九十六之八百卷八百易三之八百易六八百易十一八百易十二之七百九十一
八百七十六之九百卷九百易三之九百三十三九百三十六之九百三十八九百四十之
九百四十二九百四十四之九百四十七九百五十一之九百五十六九百六十一之一千
六百易六六百易六之六百易七七百易三七百易五七百易九之七百九十六
七百三十三之七百三十六七百四十一七百五十七七百六十七七百九十五
八百易八八百易八之八百易十一八百易十一之八百易十一之八百易十一
九百三十五九百三十五九百三十九九百四十三九百四十八九百四十九九百五十七
之九百六十六

舊抄存

湘山野錄

元人抄補

三卷 續一卷

清波雜志

十二卷

茅亭客話

十卷

雲溪友議

三卷

揮塵錄

存前四卷後二卷

又

存前三卷

鑑誠錄

存前四卷後十一卷
三三卷餘話二卷

夷堅志

八十卷

甲乙丙丁四集

幽怪舒

四卷

山海經

三卷 總目分十八卷

翻譯名義

七卷

又毛氏抄補

全 存一之十卷

五燈會元

一卷

首楞嚴經元覽

不分卷

大慧普覺禪師年譜

二卷

宗鏡錄節要

三十卷

景德傳燈錄

二卷

人天寶鑑

二卷

河上公注老子

八卷

冲虛至德真經

十卷

南華真經 郭象注

五卷

亢倉子

通名真經

十二卷

玉皇心經

一卷

反離騷

一卷

錢杲之離騷集傳

一卷

楚辭 王逸注

十七卷 釋音一卷

離騷草木疏

四卷

集部

陶淵明集

十卷

又

不分卷

湯註陶詩

四卷

駱賓王集 毛抄補

十卷

王右丞詩文集

十卷

李太白集

三十卷

九家註杜詩

存 一之六二之西 卷 千七之三十四

杜工部草堂詩箋

存 二十六之五十 附錄一卷

孟浩然詩

三卷

孟東野集 小字本

十卷

又

存 一之五 卷

李賀歌詩編 金板

四卷

韓文公全集 世綵堂本

正四十八卷 外十八卷 遺文一卷

補注韓昌黎文集

四十卷 外十八卷遺文三卷 文公志三卷

柳子厚文集

四十五卷

柳柳州集

存 三之八十五之二十五 三十八之四十五 外二卷

白文公文集

存十七卷

甲乙集

十卷

許丁卯集

二卷

李頻詩集

一卷

孫樵集

十卷

| | |
|-----------------------|----------|
| 胡曾咏史詩 | 三卷 |
| 李建勳詩集 | 一卷 |
| 周賀詩集 | 一卷 |
| 唐秦隱君集 | 一卷 |
| 唐求詩集 | 一卷 |
| 朱慶餘集 | 一卷 |
| 浣花集 <small>抄補</small> | 十卷 |
| 乖崖文集 | 十二卷 |
| 林和靖集 | 存一卷 |
| 鉅鹿東觀集 | 十卷 |
| 司馬溫公集 | 八十卷 |
| 趙清獻集 | 十六卷 |
| 歐陽公居士集 | 五十卷 |
| 樂全集 | 存十七之三十四卷 |

| | |
|---------|---|
| 嘉祐集 | 十五卷 |
| 荆公詩註 | 存刻二十七 <small>二六三國之五六四六之五</small> 存抄四五 <small>四六四十七</small> |
| 蘇東坡和陶詩 | 二卷 |
| 樂城文集 | 存前一之八 後九之二十一 卷 |
| 山谷詩註 | 存一之六 卷 |
| 參寥子詩集 | 十二卷 |
| 梁溪文集 | 存 <small>三古四至五十一 六十一之七十</small> <small>存之九六 百四八 百五十三</small> <small>百五十四 頁十一之百六十二</small> |
| 北山小集 | 四十卷 |
| 孫尚書內簡尺牘 | 十六卷 |
| 又大全集 | 存 <small>六九十五至八十一 三之三十五</small> <small>存四至之四九 五十一之五十七</small> <small>存一之四十七之十九 卷</small> |
| 黃豫章文集 | 存一之六 卷 |
| 又外集 | 存 <small>五十三</small> 卷 |
| 葛歸愚集 | 存 <small>五十三</small> 卷 |

范香溪集

二十二卷

周益公集

存

省齋文稿一之八 二十八之三十一
王堂類稿卷八 十一之十三
平園雜稿一之五 二十七之三十三
歷官表奏一之五 十一
承明錄一之六 書稿九之十一
附錄五卷

義豐文集

一卷

雲莊四六餘話

不分卷

楊誠齋文繪前後集

二十四卷

陸渭南文集

五十卷

劍南詩稿

存

黃勉齋集

四十卷

魏鶴山集

百九卷

渠陽詩

不分卷

眞西山集

五十四卷

友林乙稿

一卷

劉后村集

六十卷

文文山指南錄

四卷

王建詩集

十卷

東坡集

存

白文公集

七十一卷

東坡文集

存

黃山谷大全集

五十卷

小畜集

三十卷

后山詩註

十二卷

王右丞文集

十卷

李善註文選

六十卷

又

存

六臣註文選

六十卷

又

六十卷

| | |
|------------------------|----------|
| 寶氏聯珠集 | 五卷 |
| 才調集 <small>抄補</small> | 十卷 |
| 女苑英華辨證 | 十卷 |
| 唐百家詩選 | 存一之五十一之五 |
| 唐僧弘秀集 | 存八卷 |
| 三謝詩 | 一卷 |
| 詩苑眾芳 | 一卷 |
| 分類唐詩 | 存十二卷 |
| 聖宋文選 <small>抄補</small> | 三十二卷 |
| 萬首唐人絕句 | 存三十六卷 |
| 崇古文訣 | 二十卷 |
| 中興羣公吟稿戊集 | 七卷 |
| 吳說編杜王絕句 | 四卷 |
| 崑山雜咏 | 三卷 |

| | |
|--------------------------|-------------------------------|
| 三蘇文粹 | 七十卷 |
| 觀瀾集 | 八卷 |
| 古文苑 | 二十一卷 |
| 麗澤集 | 三十五卷 |
| 續麗澤集 | 十卷 <small>附關鍵增廣麗澤集文一卷</small> |
| 唐百家詩選 | 存十一卷 |
| 唐文粹 <small>零配覆本</small> | 百卷 |
| 片玉詞 <small>周美成詳註</small> | 十卷 |
| 楊太后宮詞 <small>宋本</small> | 一卷 |
| 蘆洲詞 | 一卷 |

詩經問疑 八卷

詩經朱子集傳 十卷

詩類 十卷

尚書經傳音釋 六卷

或問 二卷

陳大猷尚書集傳 十二卷

尚書輯錄纂註 六卷

書類 六卷

文公易說 三十三卷

周易集說 不分卷

周易朱子本義 十卷

易類 十卷

元板書目

蘇軾詩集 十卷

蘇軾詩集 十卷

蘇軾詩集 十卷

蘇軾詩集 十卷

蘇軾詩集 十卷

蘇軾詩集 十卷

蘇軾詩集 十卷

蘇軾詩集 十卷

詩經集傳附錄纂疏

二十卷

齊魯韓三家詩考

六卷

詩經疏義

二十卷

詩經通釋

二十卷

禮類

十七卷

儀禮圖

一卷

附笏通圖

一卷

五服圖解

一卷

陳澧禮記集記

十六卷

禮書

百五十卷

春秋

春秋左傳單林註

七十卷

春秋纂言

十二卷

附總例

一卷

春秋會通

二十四卷

春秋辨疑

十卷

春秋纂疏

三十卷

左氏博議 錢楚殷校宋本

二十五卷

四書

四書叢說

八卷

樂類

樂書

二百卷

字書

六書統

二十卷

六書溯源

十二卷

六書正譌

五卷

韻書

韻會舉要

三十卷

平水韻略

五卷

編年

胡三省音註通鑑

二百九十四卷

胡三省通鑑辨誤

十二卷

陳檉纘通鑑

二十四卷

宋季三朝政要

六卷

十七史纂古今通要

十七卷

古今通要後集

三卷 又三卷

宋史全文

三十六卷 附錄二卷

別史

逸周書

十卷

契丹國志

二十七卷

蜀漢本末

三卷

雜史

吳師道校註戰國策

十卷

奏議

陸宣公奏議

十五卷

傳記聖賢

孔氏祖庭廣記

十二卷

道命錄

十卷

傳記名人

晏子

八卷

傳記總錄

南渡十將傳

十卷

元名臣事略

十五卷

百將傳

存六卷

史鈔

通鑑總類

二十卷

宮殿疏

三輔黃圖

地理總志

混一方輿勝覽

山川

茅山志

地理雜記

東京夢華錄

政書通制

通志

又

典禮

聖朝孔子廟祀

影元抄素王事記通制孔子廟祀

六卷

三卷

十五卷

十卷

二百卷

二百卷

不分卷

不分卷

法令

唐律疏義

金石

隸續抄補二本

子部儒家

抄本孔叢子元人抄

崇正辨

近思錄

小字木陸賈新語

讀書分年日程

醫家

千金方

錫類鈐方

傷寒百證歌發微論

三十卷

二十一卷

七卷

三卷

十四卷

二卷

三卷

三十卷

二十二卷

五卷

二卷

| | |
|----------|--------------------------|
| 傷寒直解 | 五卷 |
| 太平惠民和劑局方 | 十卷 |
| 醫學發明 | 存七卷 |
| 傷寒括要 | 百二十篇 |
| 傷寒論註 | 十卷 |
| 外科精義 | 二卷 |
| 濟生拔萃 | 十九卷 |
| 附保命集論 | 二卷 |
| 惠民御藥院方 | 二十卷 |
| 醫方大成 | 十卷 |
| 陰陽五行 | |
| 年月備要 | 前集三元通用六十年定例 後集六卷 諸家總要 |
| 書畫 | |
| 圖繪寶鑑 | 五卷 |

| | |
|--------|---|
| 續 | 一卷 |
| 器用雜物 | |
| 考古圖 | 十卷 |
| 雜學 | |
| 呂氏春秋 | 二十六卷 |
| 雜考 | |
| 小字本白虎通 | 二卷 |
| 雜說 | |
| 夢溪筆談 | 二十六卷 |
| 雜品 | |
| 居家必要 | 十卷 |
| 雜編 | |
| 六子全書 | 又 通鑑經 八卷 荀子 十卷 老子道德經 二卷 楊子法言 十卷 南華經 十卷 文中子 十卷 |

書學彙編 十卷

類書

藝文類聚 百卷

山堂考索 前集 六十六卷 後六十五卷 續 五十六卷 別 二十五卷

又 全

玉海 二百卷

又 二百卷

附辭學指南 四卷

又 四卷

王應麟雜著 詩考 一卷 詩地理考 六卷 漢藝文志攷 十卷 通鑑地理釋 十四卷 漢制考 四卷 急就篇 四卷 姓氏急就篇 二卷 周易鄭注 一卷 王會解 一卷 踐阼篇 一卷 小學紺珠 十卷 六經天文編 一卷 通鑑答問 五卷

又 全

袖珍本事文類聚翰墨大全

甲 十二卷 后甲 十五卷 乙 九卷 后乙 十三卷

丙 十四卷 后丙 十二卷 庚 十五卷 后丁 十四卷

戊 九卷 已 十二卷 辛 十六卷

壬 十七卷 癸 十七卷 續 十卷

袖珍本啟劄青錢 別 十卷 後 十卷 續 十卷

事文類聚 續 六卷 後 五卷 續 三卷 別 三卷

氏族大全 十集

大學重新增修截江網 三十五卷

小說 六卷

鐵圍山叢談 雁生草堂本 述古堂藏 六卷

釋家 釋氏通鑑 十二卷

釋氏稽古畧 四卷

道家 關尹子 三卷

清庵先生中和集

六卷

集部

箋注陶淵明集

十卷

集千家注杜集

二十五卷

王右丞詩集

六卷

增廣註釋音辨唐柳先生全集

詩文集 四十三卷
外集 二卷
別集 二卷
附錄 一卷

許丁卯集

二卷

伊川擊壤集

二十卷

王注蘇詩

三十二卷

范香溪集

二十二卷

任松鄉文集

十卷

劉靜修集

三十卷

馬石田集

十五卷

楊鐵崖古樂府

十卷

附復古詩

六卷

俞貞木抄存悔齋詩

朱性甫補頁

一卷

吳禮部集

二十卷

程雪樓集

三十卷

陳簡齋詩集

三十卷

范德機集

七卷

麟溪集

十六卷

麗則遺音

四卷

白玉蟾武夷集

八卷

張白雨詩集

五卷

梅花百咏

一卷

翰林珠玉集

六卷

滄浪吟

三卷

趙松雪集

十卷

又詩文外集

一卷

黃文獻公集

存三十三卷

分類補註李太白集

存二十五卷

范文正公集

二十卷別集四卷尺牘三卷

范忠宣公集

二十二卷

張忠公文集

二十八卷

總集

李善注文選

六十卷

又

六十卷

皇元風雅

不分卷

中州集

十卷附樂府一卷

皇元文類

七十卷

左克明樂府

十卷

詩文評

文則

百五十六條

文心雕龍

十卷

金石例

十卷

詞

東坡詞

二卷

辛稼軒長短句

十二卷

曲

琵琶記

二卷

荆釵記

二卷

| | |
|----------|-------|
| 又詩文外集 | 一卷 |
| 黃文獻公集 | 有二十五卷 |
| 分類補註李太白集 | 二十卷 |
| 范文正公集 | 遺文一卷 |
| 范忠宣公集 | 二十二卷 |
| 歐陽文忠公集 | 八卷 |
| 蘇詩 | 二卷 |
| 蘇詩注 | 六十卷 |
| 辛稼軒詩 | 十二卷 |
| 東坡詩 | 二卷 |
| 蘇少集 | 十卷 |
| 金元綱 | 十卷 |
| 文心韻讀 | 十卷 |
| 文獻 | 百正十六卷 |

王井山
 館筆記
 一齋

甲戌四月
涵喜齋

己巳九月許次海秋遽賈於我園故舊嗟痛海內人士
以蔭與丈迹最密皆馳書京師問其著述且許遺孤蔭
既謀梓其詩文詞集若干卷以應四方學者之求近復
得筆記一卷屬嚴生玉森校而刻之舊游日記則未成
之書亦附於後我園者當京師宣武城南去蔭居最近
故徐氏之壺園也丈性嗜典籍又重賓客春風扇揚花
樹如錦蔭屢預其閒焉丈既云逝舊從游者皆若虛行
無所依固不獨文章之事末由質正每過其門心輒酸
惻蓋五六年如一日也筆記所載事不一類言近指遠
味於無窮丈昔與葉丈潤臣交最深今此書將與橋西

雜記並存豈亦有由而然歟同治十三年四月吳縣潘祖蔭

正六年秋一日... 祖蔭... 雜記... 並存... 豈有... 由而... 然歟... 同治... 十三年... 四月... 吳縣... 潘祖蔭

玉井山館筆記

上元許宗衡

宋王彥輔塵史鄭內翰久遊場屋文藻振時唱名之時
同試進士皆懼曰好狀元上慰悅後將召富韓二公復
相因問近侍所以召狀對曰願密遣內侍以采外議上
曰然借如鄭獬作狀元滿廷稱善况命相哉斯言善矣
然當復相富韓時富韓為人豈不深知何以上之用人
尙采外議而密遣內侍尤不可訓夢賚久虛金甌難卜
循次而升安有人才耶
塵史御史入臺滿十旬未抗章疏例輸金以佐公用謂
之辱臺錢神文朝一御史供職餘九十日矣未嘗有所

論列蓋將行罰焉忽一日削橐拜囊封眾仁聽以為所言必甚大事乃斥御厨造膳誤有遺髮於其間者其詞曰是何穆若之容忽覩卷然之狀御史皆以才舉所議如此當時無責蓋朝廷務廣言路耳今雖無復是而極言敢諫亦未多得

塵史鄭毅夫為三司鹽鐵判官時文禁頗寬略余嘗入省見之張伯玉公達與鄭同時在部余幸數聽二公持論張嘗謂鄭曰李邕當則天時面折廷爭眾甚危之李出笑曰不顛不狂其名不彰公達曰古人處已如此何有於富貴哉余嘗心記其說是言也李之處已誠得然

以顛狂為求名非可訓也特今之不顛狂者皆偽為耳名之不求但保富貴抑亦不獨君子笑已

塵史近時士大夫多因病篤乞致仕予在大農忽得目疾乞宮觀已而挂冠年六十二矣恐四方親友驚歎乃自削牘敘致頗詳其末云乞骸以去敢希漢傅之高風鼓腹而嬉願遂堯民之至樂四語殊工亦可想見高致今無乞骸之事有避禍而去者其疏語亦鄙俚不足稱文且不逮古矣

朝鮮李萬船

尙迪

攜其國權彝齋

敦仁

相國詩二册索

題一名如此石贖橐一日東詩存權以議大禮與眾不

合遭貶謫工爲詩其次黃山寄示韻云閉門無過轍流水有鳴琴疊樹連雲迴聞花繞屋深浮生皆幻鹿欣托愛幽禽今舊仍多病應知聽雨心始雨次諸君韻云山熏蒸欲菌雲出潤於泉漸黑蕭零地微鳴慘綠天岸花低倒幘溪葉暗抽鋤去聽田秧水先占隴麥年皆清麗深穩又興州雜詩云玉女蓮花艷且妍毗盧石廩滿青天朝朝國望一峰色長在孤臣涕淚前語極深痛而無怨望玉女蓮花毗盧石廩國望自註皆小白山諸峰名也

汪蛟門百尺梧桐閣集中書官在 國初時罕由進士

授康熙丁未御史李棠疏奏內閣職司密勿

其時軍機皆內閣人

員不可以他途進當擇進士有才望者爲之其時應閣

試第一授撰文中書舍人者自沈胤範始今閒以進士爲之而捐例既開副貢拔貢皆與焉不獨由舉人進也揚雄太玄賦曰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隱隱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自夫物有盛衰兮迄喪躬而危族諸語不可謂非明哲者乃其終篇云蕩然肆志不拘攀兮則甚誤矣投閣幾死豈無故哉

東坡先生寄欒城龍虎鋁汞說其於坎離水火生死順逆言之精審故爲此書以自堅且欲以發弟是決於行

也然坡公寄書時年六十後六年卒於毘陵若其行此術則術不驗未行則公亦知其難也齊彭殤爲一致右軍語固達修短隨化殆不誤耶何世猶溺於道家說而不覺也

余嘗夜夢爲僧因思昔衛玠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夢此豈想哉對曰因也然則余何因而夢僧夫物極必反余之念於名利若將忘而未去其萌也必欲去是以憧憧憧憧不已激而反焉夢僧固宜東坡曰有牧羊而寢者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爲王公余忘乎王公者而未去其

萌必欲去之反而夢僧嗚乎此必欲去之之心何心哉余於反之說而悟不因之因蓋甚於因焉然則余之夢爲僧猶之夢王公云爾羊而馬馬而車車而蓋其猶有想也

歐陽文忠公歸田錄言太宗時親試進士每以先進卷子者賜第一人及第孫何與李庶幾同在科場皆有時名庶幾文思敏速何尤苦思遲會言事者上言舉子輕薄爲文不求義理惟以敏速相誇因言庶幾與舉子於餅肆中作賦以一餅熟成一韻者爲勝太宗聞之大怒是歲殿試庶幾最先進卷子遽叱出之由是何爲第一

余自壬子成進士殿廷考試進卷皆速然今無先
進卷卽蒙御覽之例優劣得失均不繫此今年考
試差辰初起草午初完卷而出二文一詩已將三時之
久而完卷尙無一人此雖余輕薄爲文不求義理若沿
宋例余當第一然如宋例余又將叱出矣不叱出固厚
幸耶

馬濟川

汝楫

比部偶見余作楷詫曰此君書耶何不肖
往昔書此非濟川輕余書余性不近此殿廷書多
以楷爲宗去取高下悉憑之而余由翰林庶常改中書
遂皆以余爲不工楷余亦不求工偶極意書之見者或

以爲工而余不耐也嘗作詩自嘲曰我書濫劣不堪識
固宜飽飲一升墨蠹魚竟有昇仙時上清蝌蚪誰授之
彎兩石弓勝操翰毛錐無用發長歎世間那有王右軍
春蛇秋蚓徒紛紛放眼乾坤一長嘯何人投筆成高勳
余旣不工楷他書亦不工偶遇興到以意運腕似有工
者然不得過二三百字往爲人題卷子或自作詩文及
爲人書屏扇常挽友捉刀近乃自書時多昔楊元素顏
長道孫莘老皆工文而拙書孫莘老尤甚不論他人莘
老徐觀之亦不自識三人常以此爲歎余書雖劣尙不
至不可識特工文不及三人耳唐書選舉志凡取人之

法有四一日身體貌豐偉二日言言詞辨正三日書楷
法道美四日判文理優長是古選舉亦重楷法不獨今
之 殿廷試也今如沿唐例則余貌既不豐偉言又
不辨正文理或不至紕繆而楷固眾以爲不工使應選
舉亦遭屏棄耳余初入翰林同人皆勗余習楷且曰此
何難君不願爲此官耶余亦思習楷以乞假南還人事
紛擾癸丑避兵北來倉卒入試及改官余亦悔然今年
散館一等者亦改官余昔二等固應改官而余散館時
一等既改官前且有三等授職者是又不以楷爲憑也
或者如唐選舉法亦視貌之豐偉耶貌則不可學而改
者已

余祀 祖與元旦禮神外從不燒香讀坡公記陳昱再
生事云有中書吏陳昱者暴死三日而蘇自言冥官誤
追放還事甚長將放時檢籍示之謂昱年當六十九官
至左班殿直且告之曰以平生不燒香故不甚壽余偶
舉此事告余婦婦曰君何不頻燒香余笑曰余方四十
九又未見陳昱坡公語縱可信今之不六十九者豈皆
不燒香者耶燒香者皆年踰六十九耶且又安知余不
百齡耶因相與笑粲

昔人謂授兵非人不爲身害必爲國害故授之宦寺則

爲魚朝恩授之外戚則爲竇憲授之權奸則爲桓溫授之盜賊則爲朱溫第五倫論馬防出征疏有云貴戚可封侯以富之不當職事以任之謂夫繩以法則傷恩私以親則違憲也此論外戚也推之權奸宦寺其弊不可勝言今皆無此患盜賊來歸或不免乎駕馭之術蓋其難矣

元遺山與張仲傑郎中論文詩云工文與工詩大似國手碁國手雖漫應一著存一機不從著著看何異管中窺文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味百過良未足又云今人誦文字十行誇一目闕顛失香臭替視紛紅綠毫釐不相照觀面楚與蜀誠深知爲文之難與論文之不易也余於友朋示讀之作必數四尋繹乃敢出一語今人同聲贊美後復肆爲詆訶蓋劉季緒則多而元遺山則少矣

張毅外修恭敬斯徒馬圉皆與亢禮不勝其勞內熱而死然則恭而無禮非特勞也且可死矣

古製墨用松煙南唐李廷珪兼用桐油元明以來松煙之製漸亡惟桐油之法滋盛沈氏墨法集要其規倣皆李而製造之法極詳近所用墨皆皖人製劣者居多京師用墨盒雖日加新墨於內皆滯滯非無光光亦死耳

然以其便於用也遂盛行雖善書者亦然古人用墨必使有彩與光爭死活耳

京師俚語以駱駝方翰林謂翰林貂裘而駝色如貂又駝緩步口復吐穢翰林多自矜周旋折旋若有規矩中既譎陋語又不文蓋相似也然此亦若似之實則翰林中汨沒於俗學者誠眾而能讀書博通今古者亦常有人駱駝之喻誠惡作劇也

呂氏童蒙訓載近世故家惟晁氏能以道訓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處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如是夫宋時風氣較今爲古然自晁氏外已不盡然况今耶今之子弟於見長老時稱皆以禮平居稱之輒以字父兄聞之亦不盡告誡又相習稱翁其於勢位赫奕者猶謹長老而貧賤則渺之能以翁稱者卽子弟之樸愿者矣

劉後村曰四言自曹氏父子王仲宣陸士衡後惟陶公最高停雲榮木篇章雖短突過建安余謂王陸四言均嫌體弱曹氏父子各擅雄渾然陶公悠然塵外固不逮矣後此能爲此體者蓋鮮理未精而動於氣意不超而

逞其詞固靡有當者也

大歷十才子盧綸吉中孚韓翃錢起司空曙苗發崔峒
耿湓夏侯審李端也余閱全唐詩細較之其與王楊盧
駱亦是分派不無鋪敘之繁惟司空曙意較精耳

荀子謂人有三不祥幼不肯事長賤不肯事貴不肖不
肯事賢幼不肖之不肯事長與賢也余嘗見之賤固未
有不肯事貴者然而阿諛諂媚非所以爲事今之事殆
有異於古之事乎若晏子所謂三不祥則有賢而不知
知而不用用而不任蓋今之通病矣

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曰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士

大夫賓筵不戒至以駟儉市井語招謗侮甚而片言終
身竟成不解抑又何也嗚乎戲侮之不可不謹也豈獨
友朋哉王伯厚通鑑答問云或問智襄子以戲侮墜厥
宗隕其身何也曰守身莫如敬保家莫如恭敬則不戲
恭則不侮春秋書齊侯敗於鞏以婦人之笑也書衛石
買伐曹以重邱人之詢也戲侮之患豈小哉荀瑤以五
賢陵人以不仁行之智國知其必滅長傲不悛旣以無
勇辱趙襄子又戲韓康子而侮段規夫襄子非無勇將
忍恥以有爲也康子非可戲段規非受侮者始如處女
後如脫兔協以謀我未可測也而瑤不戒懼焉智國諫

而不聽其顛覆宜哉怨不在大康叔所以應保殷民克勤小物畢公所以弼亮四世智國之言荀瑤不能用而載之簡策可以爲學者之藥石是亦進德之助張子矻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出於謀也蓋過者無心而爲過戲者有心而爲惡以志帥氣以性勝習斯爲善學今之友朋談讌能知此者旣鮮告以正言輒迂之如伯厚所言蓋目笑存之矣豈知揮塵之談粲花之論因匡鼎而解頤無車公而不樂賓筵酒坐雅謔原多駟僮市井之言何自而來也

咸豐五年僧邸擒李開芳於馮官屯時余客山東聞僧邸引運河水於百里外灌之此古人所未有者昔齊魏伐趙趙人決河水以灌之蓋決滎口則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則魏無外黃濟陽以及樊噲之灌廢邱韓信之壅濰水高岳之浸潁川皆以近水成功馮官屯去運河百里且地勢高曲而致之激而引之當建此議時必有迂笑之者而卒成功夫毅然行之者人也其成功則天也燈下讀史至智伯行水事觸而記之且以見賊之終敗而鬼神之佑我 國家蓋非無故矣

汪蛟門集有郭猫兒傳郭猫兒揚州人工象生術尤工猫鳴故名猫常挾其技遊公卿間其後有貴人過揚欲

與之去猫叩頭請命願老死故鄉汪乃作傳贊美之謂其所守有足尙者因引宋甯宗時趙師彝諂事韓侂胄至效犬嗥使猫能如師彝以其技梯榮當世何至窮賤鄉里間嗚乎汪之感深矣余以爲猫不甘以猫之技徇人人乃以犬之嗥娛人是豈獨師彝爲然哉行藏如鼠諂媚如狐其流極有不可勝言者師彝之托於犬也術固猶淺乎然而作僞者易敗徒冒龜虎之名負重者行危空憐蝨蝨之智余又讀柳子厚文而爲之太息焉元李仁卿敬齋古今註釋詩氓之蚩蚩謂毛傳以蚩蚩爲敦厚之貌殊爲害義且此篇序云宣公之時禮義消

亡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全詩皆指言奔誘棄背之事安有所爲敦厚哉若曰氓之始來詐爲是敦厚實相誑誘意或可通按字書蚩蟲名亦輕侮也則蚩蚩者乃薄賤媮淫之態非敦樸謹厚之容也是故事之可鄙者曰嗤貌之至陋者曰媮又古無道之君曰蚩尤以其爲蚩蚩之尤者而名之如渾敦窮奇檮杌饕餮之比毛氏乃以爲敦厚則真臆說不足據也

儀徵厲孝廉吉人

祥官

從余遊其自揚州來以徐進之

所書楹聯贈余云心上無鈎不掛事眼中有尺慣量人二語若有意然亦甚淺詢之吉人知爲進之撰句進之

初名宗勉更名退諸生揚州興化縣人工書善畫蘭竹
有鄭板橋大令之風性尤兀傲赴京兆試久不遇遂佯
狂醉後輒行歌於市嘗往來西山靈光戒壇諸寺草笠
衲衣不入城者幾二十年咸豐八年鄉人強之歸吉人
同行至山東登岱爲道士書數十紙吉人因爲余索書
進之曰果許某耶可書遂撰此聯初余於道光戊戌識
君京師時尙居南城蓮花寺常共飲爲余畫蘭竹已失
去不可得矣

胡稚威烈女李三行原本孔雀東南飛古藻淋漓一時
觀歎者眾而曹秋岳靜惕堂詩有宋宋詩蓋美延長令
張禹木而作視胡作彩色尤過之宋宋民間女有姿色
幼許同里鄭生父以鄭生貧將媵於大賈婚有日女知
之告於令判歸鄭生曹賦詩美之又近人鎮海姚梅伯
孝廉居京師時有雙鴛篇亦摹此而曲折盡致則尤勝
焉然皆本孔雀東南飛固知好詩斷不能無本也
余居揚州有徐姬年五十餘性侃直僕婢小過失必絮
語勸戒之不聽則怒或告以如是則取憎曰憎亦任之
吾見其非不可不告也嗚乎以此爲臣則諍臣以此爲
友則直友余官疏賤無以致於君余於友亦未之逮
也思之甚慚然於友已有因忠告致疏者世風之不古

抑余術有未工也

虞集言京師之東瀕海數千里北極遼海南連青齊菴
輦之場也而海潮日至淤爲沃壤宜用南人法築堤捍
水爲田召富民耕種三年而征其稅可以衛京師可以
防島夷可以省海運至正十二年脫脫爲相因宗其說
議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遷
鎮見遼東廣甯前屯衛皆設法畊屯未幾復罷古今良法美意有
益於國而爲眾所不便者往往忘遠利而憚近勞今南
糧雖由海道而夷事未靖西北水利卒又難行誠當軸
之憂也

年來鬢髮多白憶余三十時已有之左思白髮賦將拔
將鑷好爵是靡白髮將拔怒然自訴又云朝生晝拔何
罪之故又云咨爾白髮事故有以皤皤榮期皓首田里
雖有二毛河清難俟昔人歎老托諸文字至於拔鑷比
於今世少年自飾其貌者之所爲抑何憊耶往年余友
黃伯厚元培廣文在京師時年近三十恐鬚之出也日
臨鏡拔之余戲之曰君鬚眉丈夫拔之將爲婦人耶古
固未聞是也豈知如左思所言拔鬚亦未爲過然則薰
香傅粉若古人固不足怪也

往在金陵醜集倪雨疑

自修

仲穆

自新

昆玉兩文學坐

余左右余被酒戲曰此左倪此右倪蓋借用爾雅左倪不類右倪不若爲謔也舉坐不解惟陳少蒼大鉉知之因相與撫掌按爾雅言龜之形狀不同左倪謂行頭左庫右倪謂行頭右庫也一時作戲今思之亦是輕薄此時少年佻語直以龜呼人不知古人以之命名未見以爲穢詞也

余病肺止酒已數年又胃疾時痛晚食輒不受偶閱東坡次子由病酒肺疾發詩韻曰妻孥恐悵望膾炙不登坐終年禁晚食半夜發清餓胃強鬲苦滿肺歛腹輒破真若爲余言者

翰林院衙門在東長安門 御河橋西南余改官中書後入直時必渡橋初時不無悵惘因記唐趙璘因話錄言尚書省東南隅通衢有小橋相承目爲拗項橋言侍御史及殿中諸郎久次者至此必拗項而望南宮也讀者或忽略過之余則思之失笑

山陽潘四農丈謂今人詩無一句不求偉麗峭雋而怒張之氣側媚之態令人不可嚮邇此中不足而飾其外之過也余嘗歎頌其言引以爲戒然作詩時猶犯之中語云不足爲僇夫道也

皮日休詩學海正狂波予頭向水頰集韻烏沒切温入

聲謂納頭水中也余昔泊瓜州江上見泗水者頭出沒水中如鳧鷖爲一詩摹其狀不得但有句云出沒水中如鳧鷖而已及讀皮詩乃知頌字之妙偶檢朱竹垞詩有忽焉頌清冷之句註亦引皮詩然則作詩當博覽尤不可不識字也

漢賦樸茂至後漢漸輕麗然如蔡邕琴賦青雀西飛別鶴東翔飲馬長城楚曲明光走獸率舞飛鳥下翔感激弦歌一低一昂鏗鏘陶冶已趨聲律而樸茂之氣仍在必非六朝人所能又柳賦云人情藏於舊物心惆悵以增慮語殊有味然渾而無雕琢亦惟其時爲然

利口之嗇夫不如少文之絳侯舞知之張湯不如質直之汲黯此言德不如才然使貪使詐亦何可少特才不可強而能德可以勉而進豐於德而歉於才不失爲君子小有才而薄孝弟輕仁義弃忠信捐廉恥終於小人而用且多弊才固不可恃乎

余友金陵陳季珂

鳴玉

孝廉性侃直工畫梅曾飲秦淮

妓樓被酒偶油污妓衣妓回顧遂怒以燭抵之日汝衣千金耶妓笑不言因憶晉書周顓弟嵩嘗因酒瞋目謂顓曰君才不及弟何乃橫得盛名以所執蠟燭投之顓神色無忤徐曰阿奴火攻固出下策使妓知此語豈非

妙謔然笑而不言亦雅量也

庚申二月二十七日粵賊陷杭州羽書八百里至京師
三月十三日始見邸抄傳聞賊前鋒至杭州城中見大
旗始倉皇閉門巨寇在郊何玩之若是婁敬曰夫與人
鬪不搯其亢拊其背未能全勝今辦賊隨賊東西但尾
賊後方賊圍湖州意固在杭特聲東擊西耳出我不意
鼓行而前獨松關杭之吭也何以不搯而守之顧祖禹
方輿紀要餘杭縣西北九十里有獨松嶺高四十二丈
關在其上控據險阻爲郡城西北之襟要今賊由武康
百餘里至餘杭又六十里至杭州獨松關非甌脫也何

以度賊必不由此遂無重兵扼其衝是真不可解者
余所居湫隘日遣僕灑埽讀後漢書陳蕃傳閉處一室
而庭戶蕪穢薛勤謂曰孺子何不灑埽以待賓客蕃曰
大丈夫當埽除天下安事一室乎乃知古人志量不同
如此余雖卑窮思之而媿况宰天下者乎賊陷蘇城警
報方至有當軸者卽樞府卜六壬占其家之老屋存否
嗚乎匈奴未滅何以家爲且玉石崑岡又何待問其意
中蓋并無山邱華屋之感也

道光辛丑冬十月與厲伯符

雲官

硯秋

恩官

昆玉遊焦

山下榻自然庵庵濱江倚楹俯檻奔湍可掬院梅橫一

畝蒼蘚滿根又松寮閣去庵不二百步飛樓繚曲江光
延繞水晶庵距江少遠與石壁庵同至觀音厓登吸江
亭遂凌絕頂西望金陵東極海門南瞰五州北顧揚州
蒼茫無見以北無山故目無所限也由頂降而北則曰
別峯庵可以望佛紺諸洲僧云桃花開時彌望頽霞烟
景絕麗余嘗酒酣與伯符硯秋坐石壁庵大石上見銀
濤一綫屈曲西至天雲旣開遠帆如鳧鷖瞬而至前則
峩峩大艖也晨登絕頂海日初上羣山奔赴青赤萬狀
寺鐘出於林薄知僧飯乃歸庵相與笑談僧精烹飪得
鮮魚爲膾以京口酒佐之薄暮風景尤盛峯巒拱揖於
寒濤鏗鎔中如登蓬萊乘風欲去惟其時海上多事戈
船如馬酒罷輒復浩歎今粵賊旣東長江失險傳聞金
山塔寺已焚於火焦山屯兵登眺文醜之區變而牧馬
矣

康對山武功志七篇王阮亭謂其文簡事覈訓詞爾雅
余嘗讀之語殊不謬近日山陽魯通甫一同孝廉清河
縣志與邳州志饒有史法文亦樸茂如漢人且成於一
手非邇來掇拾無義者可比又有王右軍年譜援据精
確筆尤雅馴

去介休五十里地名兩渡左右皆山迤左爲路迤右則

曲澗灤洞蟻轉相赴水經注汾水出太原汾陽縣北管涔山其入平陽府霍州靈石縣境經縣城及霍州之西兩渡近靈石卽汾水也或曰卽冠爵津水經注冠爵津在介休縣之西南俗謂之雀鼠谷又曰累石就路縈帶巖側去水一丈或高六丈今梁閣在空山橋如畫居人傍厓爲屋飛樓相望俯瞰清溪若海內無事卜鄰其間亦絕勝也

余祖居平陽府太平縣南北柴村去縣城二十五里明萬曆間縣令武成修堡其西卽古晉城也顧氏日知錄云春秋時晉本都翼在今之翼城縣及昭侯封文侯之

弟桓叔於曲沃桓叔之孫武公滅翼而代爲晉侯都曲

沃在今聞喜縣

漢志聞喜故曲沃

其子獻公城絳居之在今太

平縣之南絳州之北卽今太平縣南二十五里村人指爲晉都故址也距北柴不遠然無基可考惟土略墳起長亘若城垣云

金陵人爲婚有傳紅之禮卽古納采也儀禮昏禮云下達納采用雁注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婚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疏下達者謂未行納采已前男父先遣媒氏至女氏家通辭往來女氏許之乃遣使行納采之禮其言納者若春秋

內納之義以其始相采擇恐女家不許故云納也金陵之傳紅則以男女生年月書之丹牋爲質故俗謂之傳紅云

王莽時民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

車見女子步以鐵鎖琅當其頸師古曰琅當長鎖也傳詣鍾官以

十萬數師古曰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到者易其夫婦師古曰改相配匹不依其舊也

愁苦死者什六七今犯鑄錢者無此苛令然犯而斬者甚眾卒亦不能止自鐵錢制起犯者尤眾又變而爲銅當十者弊亦不能革雲南亂後銅益少於是禁銅不得爲他器而私鑄充斥民間患之未幾主鑄之官乃買私

鑄暗抵所鑄之數欺飾耳目藉漁工費久之私鑄之令漸衰民亦相忘不問官私與錢之美惡然所行止於京師出城數十里輒不行蓋所用之數少而又不遠行私鑄官買以時出入而人不知而國家鑄錢之工用其經費皆消磨於貪吏奸民之手愚意仍當重銅禁唐錄事參軍劉秩所謂銅無他用則錢益賤賤則錢之用給又銅不布下則盜鑄無因無因則公鑄不破人不犯刑錢又日增誠良法也若果公廉奉法何善如之或曰銅既少故鑄當十者禁銅誠是然雲南亂未已其源不足禁亦何濟不知天下皆行當十之錢雖不禁銅亦終不

足今當十之錢僅行於京師數十里外仍用當一者是
民間自有制錢而京師一城月所鑄者何往始而奸民
銷當一者爲當十以牟利既則貪吏買當十者充當十
以省工故銅雖少而京師之當十者未缺也日若是則
何必禁銅日禁銅以重銅與其京師獨用當十者而銅
不加多何如京師亦用當一者而銅不加少私錢之鑄
輕其罪錢雖私猶可用也銷錢之罪重其罰銅既少益
不可他用矣輕重大小合天下而一之則其行久矣
安徽布衣胡文忠當賊破定遠時家毀於難鬻其女隻
身赴京師謂林遠村之望侍御日督師者久無功又驕

縱好聲色皖名城多陷苗沛霖跋扈反形日露督師者

若不知民無生望使前督師終不去皖何至是

前督師者袁甲

也若有言責當入告侍御唯唯胡不及待遂自縊死死
猶懷書責林語益激林乃並書疏聞未幾督師者以母
喪詔許來京而復以前督師者往

齊民要術馬久步卽生筋勞筋勞則生蹄痛久立則發
骨勞骨勞則發癰腫久汗不乾則生皮勞皮勞者騾而
不振汗未燥而飲飼之則生氣勞氣勞者騾而不噴馳
驅無節則生血勞血勞者則發強行凡此五勞驢騾皆
同余官京師祇蓄一騾余旣職業清暇又不常詣人奔

走伺候無所資於騾故騾雖老而疲而五勞之病可免
余既無愧於騾騾亦忘其駑駘與余依且三年惜余貧
不能飼以善芻爲憾耳或曰君無奔走伺候之事則騾
將久立矣骨勞固難免乎嗚乎髀月復生余且有慚於
騾者矣

吳蓮芬

文錫

觀察與余交且三十年自蜀歸後以避兵
居海陵近刻雜誌一本寄示余報書略云伏讀大箸雜
志如記朱乙程甲事雖以甲乙書語皆明顯可指其人
其他類此者尙數條僕以爲閣下投老空山與世俱忘
偶憶見聞托之饌箸凡可喜可愕與夫足垂教戒資彰

瘴者無不可筆於書示諸人然無激射隱見之法直書
其事或失激詭或失抑抗遂令故交舊人之過四播於
時且使其後人讀之傷慈孝之心乖忠厚之誼在執事
固欲示懲勸而論者或以爲愛憎雜誌亦史家之一體
春秋書法不輕案斷司馬遷書亦互文自見苟非亂臣
賊子未有直書其事者劉季緒好詆訶文章尙爲詬病
况直書其人之惡乎若云非惡更可置而不言執事有
人心風俗之憂作爲詩歌託於傳記寓言十九正自多
端何必疾首痛心同於謾罵且此數條或人既知之或
不足示戒可以觀感可以廉立豈在是哉褚季野皮裏

陽秋阮嗣宗眼中青白亦視其時何如語言之不謹則
文字之禍深入山必深入林必密鴻飛冥冥弋人何慕
君子處叔季之世所以貴韜晦而防機械也執事豈不
知之而僕猶言者固朋友之道乎書去君久未答後書
至不復言然則君固避之矣

庚申五月初五日聞粵寇連陷宜興荆溪又賊自攻破
丹陽後卽分兵陷江陰江陰古要隘五代時吳越淮南
往往角逐於此宋南渡後江陰之防尤重建炎三年劉
光世韓世忠皆軍江陰以備金人海道之師明初以江
陰爲江津要衝命將克之使吳良堅守張士誠遂不能

越江而有江北今賊據江陰其去泰興通州一衣帶水
是江北心腹之患也

余以脾病遂不飲茶又不善書而好藏墨坡公云茶可
於口墨可於目蔡君謨老不能飲則烹而玩之呂行甫
好藏墨不能書則時磨而小啜之余以爲烹茶而玩之
誠別有領悟磨墨而啜之則亦性之癖耳

道光丙午丁未間余館揚州黃鐵葺

錫慶

觀察家地爲

馬氏小玲瓏山館園亭極盛中蓄二老鶴雌者先化去
余設硯園中街南書屋其一鶴常姁姁來前舞衣翩翻
日久益狎鶴舊爲康山江氏所蓄後歸鐵葺旋又歸丹

徒包氏包氏園中羣鶴不相容李子衡汝鈞比部乞歸
當日純廟幸康山此鶴在焉蓋百餘年物也子衡
將寫圖徵詩海陵程鞞字光解元為七古一篇稟留
余書笥自粵寇破揚州傳聞此鶴為寇所烹浩劫茫茫
何有於一鶴然回憶昔時與鶴相依且三四年子衡迄
未作圖而鞞詩殘稟獨留余處非無因也將為長篇
記之先錄鞞詩於此咫尺名園富泉石綺檻雕廊滿
寒碧中有老鶴獨淒清夜月蕭然自標格丹頂凝煙潛
退紅縞衣亂雪還呈白天外曾為鳳鸞侶人間可有神
仙宅當時親見翠華新主人舊注金閨籍招來一

舞媚龍顏從此千家識仙翮鶯花夢短本易過臺榭
人空那容惜况悲舊侶失雙栖豈慕高飛橫八極轉徙
隨人徒弔影樊籠到處宜垂翼得羣不耐雞鶩爭何地
堪為稻粱覓遲暮依君亦前定飲啄相安便難得逕須
愛敬如老成為伴孤高辭俗客百年應解話滄桑幾處
先愁迷巷陌難信終無出世心只恐已乏冲霄力不嫌
塵污更相尋借爾桐桐陰賞清寂

馮益都相國為毛西河納豐臺賣花翁張姓女阿錢為
小妻年十八時西河貧人謂為糟糠之妾西河謂其色
白日有曼光指削玉髮委地可鑑又謂以髮弗縮為百

環髻又謂既歸執贄把筆學書類已又謂能歌偶呼盲
女街前琵琶諦視攏撥遂能琵琶又謂嘗爲余早起呵
凍書刺得心痛疾遂有痕癖在胃旁氣積不行使婢按
摩不足則以兜負之行又不足繩筐而坐推挽若鞦韆
任黃門傳所謂約綵爲兜若花籃坐其中懸而左右旋
轉之也又謂嘗夢鄰廟奶奶喚歸去醒乃刻桃木肖已
縮生平百環髻送之廟以爲幟先是母生時夢鄰廟阿
母其前鄰爲奶奶廟後鄰爲錢氏夢不知爲廟神爲錢
氏也姑名阿錢當母夢中見一嫗以白花一當原注一
根也寄使賣故阿錢生而嫗然且易折也既送桃木於廟謂

疾可已於是作留影圖汪春坊影阮庶常爾詢諸人皆
爲詩題之又謂聞大婦將至徙居南西門墳園益都相
國憐其窮勸余開閣阿錢堅不行有假余意逼之者遂
悲憤死得高郵葛先生救復活於是爲作回生記既而
仍死未死時泣而言曰願爲尼隨君南歸故死之後仍
攜其櫬葬蕭山從其志也隨葬者婢金絨兒方阿錢未
死婢已病聞阿錢死驚起以手據地行哭七日嘔血亦
死西河所傳如是而余讀陳檢討詩序及周清原贊善
續長恨歌與一時諸家之詩婉麗哀惻想見其人今遊
豐臺者浩態狂香煙景猶昔然知阿錢者少矣及閱西



河所爲曼殊葬銘與別誌書磚遂節其略編之曼殊佛
花陳檢討所命阿錢名也
粵寇破常州以四語號軍中日攻野不攻城堊空城自
破殺婦不殺夫婦死夫自孤賊目李世雄金陵人或曰
名世賢廣西人其陷蘇州僅數千人兵勇降之者且三
萬是時蘇藩庫銀猶百餘萬而提督張國樑以所部兵
無餉潰散遂死於難國樑死賊乃連破蘇常至今未復
符堅敗百餘萬師於淝水古今極敗興之事項羽阬四
十萬卒於長平古今極忍心之事敗興之事由於恃氣
忍心之事由於滅理

京師風燥多沙余用印泥置牕前易乾印油又不易得
偶閱吾正衍學古編所載印油法用香油浸皂角於蠶
器內煎過放浪和熟艾成劑次加銀硃以紅爲度入絹
袋中用藥玉器盛之數日一翻忌銅錫器若日久油乾
復用煎下油滴取盛器內以印色置其上使自沁又不
可自上澆下此法不蒸不鍊久而益佳余嘗試之殊不
謬也

遼懿德皇后之變人皆知之余讀大遼觀書殿學士王
鼎焚椒錄詳其事爲之慨歎后賢淑姿容端麗能歌詩
尤工琵琶方出閣升坐扇開簾捲有白練從空落后位

有三十六三字書其上左右解以此天書命可敦領三十六宮也及后生皇子濬皇太叔重元妃入賀顧影自矜流目送媚后曰貴家婦宜莊此何爲妃銜之於是與重元父子謀叛既伏誅知北樞密院事趙王耶律乙辛有功進南院樞密使威權傾朝右而后家不相下乙辛怏怏咸雍初皇子濬冊爲皇太子益思圖后時后慕唐徐賢妃行事嘗進諫上喜獵獨入深林邃谷妃疏諫上雖納而心厭之遂稀進御后望幸作回心院詞被之管絃獨伶官趙惟一能之而宮婢單登本重元家婢亦善爭與琵琶與惟一爭能怨后不知已常與后對彈登愧

服往上亦召登彈箏后諫曰此重元家婢女中獨無豫讓乎因置別院於是登益怨而登妹清子爲教坊朱頂鶴妻與耶律乙辛通登乃屬清同誣后與惟一私適乙辛欲因以害后更命他人作十香詞遣登入直時給后曰此宋國忒里蹇作忒里蹇華言皇后謂宋之皇后作也若得御書便稱二絕后喜卽爲書之而以己所爲懷古一絕附於紙尾乙辛遂以爲證搆詞命登與朱頂鶴赴北院陳首謂惟一私侍后乙辛復密奏巧爲穢語摹其情狀上大怒召后訊后哭訴上以鐵骨朵擊之幾死皇太子及齊國諸公主乞請代母死不許遂令以白練

自盡后猶作絕命詞時年三十六於是白練之兆眾始
悟焉初上訊后復指后懷古詩顧乙辛及參知政事孝
傑曰此是皇后罵飛燕安得復有十香詞孝傑進曰詩
中宮中祇數趙家妝與惟有知情一片月是以二句包
趙惟一三字也上意遂決余讀后應制屬和詩及諫上
游獵疏深知政體而回心詞語淫靡其絕命詞則又哀
惻如騷人獨懷古詩適有趙惟一三字斯亦巧矣后好
音樂工歌詩復不自重故讒人得間焉乙辛既與后家
有隙后又與單登有嫌孝傑不明大義且證成其獄自
古妃匹之受禍莫甚於此余故刪節而錄之且以見元

人修史之挂漏多也

桂德山

楸

學士蒙古人道光乙未進士令甘肅有循吏

稱好讀書工詩古文不輕詣客因黃翔雲

雲鳴

王霞舉

軒兩駕部與余識咸豐庚申六月病歿先是五月君屢
過余問南中賊事將疏陳得失忽數日不至詢翔雲曰
君病矣不二日君訃至翔雲曰方君病時夢與翔雲坐
旁一人白鬚亦黃姓又一人自言九鼎山人知君將上
封事告以時艱非君言事時不若修心養性暫休數年
庶有為君不然其說山人曰失此會可惜遽然遂寤不
三日君果歿然則君之來去皆非無因而夢中獨及翔

雲則以君與翔雲尤習也
司馬溫公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賈內翰廷試第
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許魯齋亦以儒
者不可無生計誠以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
又恐進退爲廩祿所拘縱或讀書談道而事畜皆艱終
紛心志堅忍淡泊固是第一要義而不有致生之術轉
慮有失其生平者此中消息非貪夫所知亦非矯廉者
所解也

孫明復先生爲秀才時常謁范文正贈錢一千明年復
謁又贈一千問何爲汲汲道路孫戚然曰老母無養公
見其詞氣非乞容因爲補學職授以春秋月得三千供
養明年皆解去後十年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道德高
邁朝廷召至太學卽昔日索米秀才也因歎曰貧累大
矣倘因循索米至老雖人才如明復者猶將汨沒而不
見也然則貧賤中多豪傑在人能識之而苟無親在抑
或所謁非范文正其人抑亦當自慎也

袁石公廣莊人間世篇曰老氏之學源出於易故貴柔
貴下貴雌貴黑夫翠不藏毛魚不隱鱗尙能殺身而况
於人是故大道不道大德不德大仁不仁大才不才大
節不節道也者導也有導則滯滯則礙故古之人以道

得禍者十常一也德也者得也如人得物則矜矜則人見而畏故古之人以德得禍者十常三也仁也者恩也恩能使人愛亦能使人忌忌愛相半故古之人以仁得禍者十常五也才也者財也如人有財盜必劫之故古之人以才得禍者十常七也節也者畧也高也氣太高則折身太高則厄行太高則蹶故古之人以節得禍者十常九也余因知才與節固不可恃道德仁美而無弊者也亦不可恃蓋無論其得禍也恃道非道恃德非德恃仁非仁由石公之言推之可以見矣

余以胃病不晚食申刻食蜂糖餅數片佐以甌粥而已蜂糖餅以麩與糖蒸之麩作小窠如蜂房然或以此名爲揚州人所稱余閱周公謹武林舊事其市食一條餅名有蜂糖者是南宋時臨安已有此名別有小甌餅殆卽揚州之甌兒餅有名重陽餅者則金陵揚州今尙有此稱特未知形製與南宋時相同否也又孫承澤春明夢餘錄載明帝后忌辰祭期詳列祭品每月自初一至三十日日有供獻如初一日捲煎初二日髓餅之類甚細其每月二十一日供獻則用蜂糖餅是餅流傳蓋久矣或曰五代時揚州人以楊行密諱密遂改密餅爲蜂糖餅余按劉斧翰府名談揚行密據江淮滁人謂荇溪

爲菱溪杏爲甜梅揚州民呼密爲蜂糖非謂餅也又江南呼密爲蜂糖避楊行密名見曾敏行獨醒雜志

凡食魚鯁在喉買白飭食之卽愈龐元英文昌雜錄載此方飭者南方之大麥糖京師之關東糖也

訓詁之學不可不知不知訓詁不能治經不治經安能積理講空虛之學往往輕之余近年始稍稍從事但勿死於字句爲穿鑿附會耳 本朝講許鄭之學者日盛爲之易有根據卽如爲古文不知訓詁亦多疏陋特以訓詁爲古則大不可

讀三禮往往氣結儀禮尤甚以其節目繁碎字句佶儷也蓋不求解而讀之不知所作何語索然無味先觀疏注旁證曲引了然於心斯卽了然於口故必先解而後讀則亦易熟而不忘

荀子天論星隊木鳴爲天地之變陰陽之化物之罕至者也怪之可也而畏之非也誠以日月之有蝕風雨之不時怪星之黨見無世而不常有之上明而政平則是雖並世起無傷也上闇而政險則是雖無一至者無益也是固然也然人君托於萬人之上愛憎喜怒未有能先之者惟能畏天變斯能修省聖人以天爲可畏况變乎謂政平而天亦有變畏亦可防其漸也政險而無

變畏亦可保其和也安得不畏哉由荀子之言推之意謂上惟求吾之明而勿少闇焉可也然既已明矣豈有見天變而不畏者苟其闇也雖不天變又安可以天變爲不畏謂天固未變而安之乎至於三人妖皆見則雖畏天變無濟矣然則荀子之所謂可怪而不可畏者謂不可徒畏也豈真不畏哉

余母

孫太安人嘉慶庚辰以族兄應閑

人驥

舅氏撰

三餘醒世一書曾輯古文句序之書之大旨設言勸世雖類小說實無悖於教法其時母之祖母余太淑人高年喜人說古今事以爲樂故書之作亦所以博老人歡也

今書存余篋笥中無貲不能付手民乃錄 太安人序於此夫學者載籍極博文成數萬其旨數千詳哉其言之也其所表見皆不虛亦欲以究天地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蓋亦有足多者焉然著書之士多者至百餘篇少者猶三四十篇往往探其奇怪而寫人之所難言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絕谷荒林破塚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不然談空空於釋圍覈玄玄於道流不然小子後生佳冶窈窕平居里巷相慕悅卒然相覩歌吟笑呼相引爲曹又不然男女雜坐私情相語握手出肺腑相示

誓生死不相背負若此類書日益多怪怪奇奇合讀其書者惟怪之欲聞甚無謂也吾兄應閑毅然仁厚君子也以度量雄天下敦厚周慎口無擇言恭儉下人與物無爭不感感於貧賤不汲汲於富貴平生嘗謂人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又曰爲善無不報而遲速有時其平居教他子弟常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吾不能知其居於家無所矜飾而所爲如此然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由是益與時不合前五六年時南浮江淮矣有若不釋然者於是誤書辭頗示已志書成讀之盡其書其設心注意廣骨月之恩妃匹之愛父

子夫妻戮力安家仁慈殷勤意氣諄諄懇懇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意使天下之人每讀其傳存之於目思之於心而因有以勸懲之其素所蓄積也至其書詞意質直不加裝飾其稱文小而其旨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雖里兒巷婦布衣野老讀其書耳其言靡不通達心知其意烏乎吾兄之盛德自顧不合於時退而論書策垂空文以自見其所稱說豈盡無補哉蓋此書成之既難微辭引類累數萬言懼其多而易失也故爲之敘論積成卷軸凡若干篇後之覽者亦足以知其志之所存白石詩說載守法度曰詩載始末曰引體如行書曰行

放情曰歌行閒之曰歌行悲如蛩蠶曰吟通乎俚俗曰
謠委曲盡情曰曲又珊瑚鉤詩話載刺美風化緩而不
迫謂之風采摭事物摛華布體謂之賦推明政治莊語
得失謂之雅形容盛德揚厲休功謂之頌幽憂憤悱厲
之比興謂之騷感觸事物託於文章謂之辭程事較功
考實定名謂之銘援古刺今箴戒得失謂之箴猗迂抑
揚永言謂之歌非鼓非鐘徒歌謂之謠步驟馳騁斐然
成章謂之行品秩先後敘而推之謂之引聲音雜比高
下短長謂之曲吁嗟慨歎悲憂深思謂之吟吟詠情性
總而言志謂之詩蘇李而上高簡古澹謂之古沈宋而

下法律精切謂之律此詩之眾體也

晉摯虞文章流別論謂古詩之三言者振振鷺鷺於飛
之屬是也五言者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屬是也
六言者我姑酌彼金罍之屬是也七言者交交黃鳥止
於桑之屬是也九言者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之屬是
也嚴滄浪謂五言起於李陵蘇武七言起於漢武柏梁
四言起於漢楚王傳韋孟六言起於漢司農谷永三言
起於晉夏侯湛九言起於高貴鄉公文心雕龍謂二言
肇於黃世竹彈之謠是也三言興於虞時元首之詩是
也四言廣於夏年洛汭之歌是也五言見於周代行露

之章是也六言七言雜出詩騷古今詩話謂詩者始於舜臯之賡歌三代列國風雅繼作今之三百五篇是也其句法自三字至八字皆起於此三字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若交交黃鳥止於棘之類塵史曰王得仁謂七言始於咳下歌柏梁篇祖之又詩家直說謂大雅維昔之富不如時頌曰學有緝熙於光明此七言之始王氏亦誤矣蓋始於擊壤歌帝力於我何有哉雅頌之後有南山歌子產歌採葛歌易水歌皆有七言又曰四言體始於康衢滄浪謂起於韋孟誤

矣江有汜乃三言之始迨天馬歌體製備矣滄浪謂創自夏侯湛蓋泥於白氏六帖困學紀聞謂文選注五言自李陵始文心雕龍云召南行露始肇半章孺子滄浪亦有全曲暇豫優歌遠見春秋邪徑童謠近在成世則五言久矣又謂東方朔有八言七言攷之風雅尙之以瓊華乎而七言也我不敢效我友自逸八言也

余舊日詩有曖曖旄頭星昏黃出雲亮之句或謂亮信也若訓明字古詩未見不知習鑿齒鏡詩有煌煌閒夜燈脩脩樹閒亮之句是古人亦作明字入詩

今童子師未有不令生徒讀右軍蘭亭敘者然其詩則

不復知之有儼然取科第官清秘亦未寓目者其詩二章首章四言曰代謝鱗次忽焉以周欣此暮春和氣載柔詠彼舞雩異世同流迺攜齊契散懷一邱次章五言曰仰視碧天際俯瞰淥水濱寥闊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羣籟雖參差適我無非親餘則瑯琊王友謝安司徒左西屬謝萬前餘杭令孫統左司馬孫綽陳郡袁嶠王凝之肅之徽之彬之行參軍徐豐之皆四五言二首中軍參軍孫嗣散騎常侍郗曇穎川庾友庾蘊行參軍曹茂之上虞令華茂滎陽桓偉王玄之渙之蘊之行參軍豐之郡功曹魏滂鎮軍司馬虞

說郡五官謝繹徐州西平曹華皆一首或四言或五言作後序者孫綽也

余以胃病不晚食中夜輒餓乃以蓮子去心三十粒煮白粥極融至水米不分五更食之到口甘美入腹清虛回思葷羶雖五侯鯖亦覺腥穢可吐蓋天下之至味無過於穀亦無過於淡也張文潛粥記謂張安道每晨起食粥一大盃粥極柔膩晨起空腹胃虛穀氣便作極爲妙訣蘇軾帖云夜饑甚吳子野勸食白粥云能推陳致新利鬲益胃粥既快美粥後一覺妙不可言大抵粥宜早晨行陽二十五度不致成痰不宜晚夜行陰二十五

度則水不易消易成痰矣養生家不可不知或曰君官雖貧主饋者有老妻且有婢妾供服役否則一饘一粥日日艱辛况五更耶余曰人不能爲境限雞猪魚蒜逢著便喫固是曠達若吞羶嚙雪盤錯中之藥石也亦奚不可余能粥則粥能五更粥則五更粥耳而淡泊之勝於膏粱則固人人當知者存余夜氣不復強以責人也

用蓮子三十者以蓮子能交心腎粥後一覺或亦恃之

京師觀劇多演玉簪記若茶敘問病琴挑追舟諸齣往觀輒遇之然不審潘陳之有無及讀古今女史宋女貞觀陳妙常尼年二十餘姿色出羣詩文俊雅工音律張于湖授臨江令宿女貞觀見妙常以詞調之妙常亦以詞拒詞載名媛璣囊後與于湖故人潘法成私通情洽潘密告于湖以計斷爲夫婦玉簪記院本因此特潘之名不同耳

困學紀聞史記正誤夢天謂武王曰余命女生子名虞左傳正義曰邑姜方震而夢明是邑姜夢矣安得以爲武王夢也斯言允矣又謂薄姬之夢龍據其心燕姑之夢蘭爲己子彼皆夢發於母此何以夢發於父是遷之妄斯言非是就左氏所載攷之謂邑姜夢不得以爲武王夢則可若謂薄姬燕姑之夢發於母此遂不得發於

父是攷据穿鑿之過夢豈有一定哉

魏叔子言人之壽考出於勤且樸者十人而九古云流水不腐戶樞不蠹而先聖於四代獨取殷輅樸素渾堅故行地能久也殷人尙質而多壽孔子序殷書不甚詳然雜見他書及詩三百篇中無逸稱殷王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享國之年五十有九祖甲三十有三三殷王享國如其壽命之長可知然周公於二宗則皆曰不敢荒甯於祖甲曰知小人之依咸與生則逸不知稼穡艱難者異而成湯且百歲今讀商頌諸篇質肅明厲使人不敢有機心惰氣故人之壽考出於勤且樸魏氏

之論理之精者也然其源實出宋沈作喆作喆字明遠吳興人丞相該之姪紹興五年汪應榜進士有寓簡十卷中有云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享國七十有五年高宗舊勞於外享國五十有九年周文王懷保小民不遑暇食享國五十年皆以不荒甯得壽考之福其後嗣王生則逸亦罔克壽此萬世有國之明訓天人之至理也又云戴氏禮言文王疾武王夢帝與我九齡其言已怪誕不可信而鄭氏又從而釋之曰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逸樂延年是勸辟王以安肆盤游惟耽樂之從而毀明主以寅畏自強爲不足以引年也與無逸之旨

得無戾乎沈之論較魏尤詳而魏氏則於勤之外增以
樸余謂樸之理較精然非勤則無以練神明而堅筋骨
安肆盤游惟耽樂之從無不死者死於安樂不專主壽
命言亦未嘗有好安樂而轉可長生者雖死猶生雖生
猶死其故微矣

困學紀聞引蘇魏公頌書帙銘曰非學何立非書何習

終以不倦聖賢可及蒲傳正宗孟戒子弟曰寒可無衣
飢可無食至於書不可一日失今人家子弟入塾日讀
斷爛時文別無書可習皆不學矣尙何立乎而飽食暖
衣因仍弗愧致可歎也

往嘗與汪慕杜承元編修言人必無私而乃可有爲慕

杜曰必無偏余曰亦必無私而乃能無偏也不能無私
則愛憎好惡往往因人而不準之理是卽偏矣魏絳斬
楊于祁奚舉祁午惟無私也故斬不徇貴舉不避親否
則因君之弟而宥之因己之子而遺之無私之私非偏
而何

劉岳任贊譏馮道忘持兔園冊誠爲輕薄然兔園冊乃
徐庾文體今之士大夫於徐庾文體多有不知者是並
不能以兔園冊譏之不學面牆斯爲甚矣

兔園冊府三十卷唐蔣王惲令僚佐杜嗣先倣應科目

策自設問對引經史爲訓註懽太宗子故用梁王兔園名其書而晁公武以爲虞世南撰有四十八門皆偶麗之語至五代時行於民間以授學童五代史劉岳傳馮道本田家故岳與任贊以免園冊爲田夫牧子所誦借以譏道此困學紀聞集證所據余考北夢瑣言則以免園冊乃徐夔文體又言道怒因授岳秘書監任授散騎常侍且謂道形庸陋一旦爲丞相而免園冊村墅多以此之教童蒙故譏之也

昔崔駰常不樂其子瑗盛修餼膳殫極滋味東觀漢記僅書此一事瑗遂千古然則吾曹何不樂自古傳者何

必不爲飲食之人耶

余卧闈設床旁必設一榻便小憩也一日余婦問曰何謂之床何謂之榻告之曰漢劉熙釋名人所坐卧曰床牀裝也所以自裝載也長狹而卑曰榻言其鶴榻然近地也婦仍不解因曰床之說可解榻之說固未明乃笑置之因思釋名中若室實也人物實滿其中也窗聰也於內窺外爲聰明也皆妙

困學紀聞魏之篡漢晉之篡魏山陽陳留猶獲考終亂賊之心猶未肆也宋之篡晉踰年而弒零陵不知天道報施還自及也齊梁以後皆襲其跡自劉裕始此論獨

出而江都汪中氏遂沿其說爲宋世系表序如云自平
固解璽人望未絕武帝因之以傾桓氏殷鑒在夏零陵
遂以不免自是以降禪代之君異世同轍而君親殺戮
之禍相沿而莫之革實自帝始諸語皆仍伯厚乃知文
章祖述各有自來而創始者爲難也

金陵某先生精考證之學然性嗇客來論學日午無脫
粟之供久之不復設茗具乃與客期於中道井闌上坐
談晏子曰嗇於己不嗇於人謂之儉嗇於人不嗇於己
謂之吝嗇於人並嗇於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
與愛小人之事也先生人已並嗇是愛也小人之事也

先生獨未讀晏子乎學而不免爲小人學亦奚爲先生
休矣

古樂有大忽雷小忽雷余讀鄜露赤雅忽雷鱷魚也居
溪渚中以尾鉤人而食之其枯骨齒生用作樂器聲極
嶮啾乃知忽雷之名因魚而錫

本朝殿廷試凡書有譌者以小黃紙籤其上不知始於
何時惟記宋曾敏行獨醒雜志紹興庚辰殿試上取特
奏名進士試卷閱之一日御小殿召對讀問云鶴鳴却
寫作鶴鳴嗚呼却寫作嗚呼何也臨川人李德遠浩時
以刪定官充對讀啟云臣讀至此亦竊疑之然以其正

本如此不敢改易嘗以針穿記其側乞宣正本審驗上
令取視果如其言當時既不以譌寫示黜而雖在副本
亦必細審其言正本不敢改易使正本譌寫且必改易
矣而針穿記側獨見周詳今正本不得改易副本則不
觀有一筆譌寫則黜是古之令寬而嚴今之令嚴而寬
也其實古之令嚴而寬今之令寬而嚴

困學紀聞檀弓筆力左氏不逮東坡亦教人讀檀弓山
谷謹守其言見費袞梁溪漫志

晏子豚肩不揜豆一狐裘三十年公孫宏脫粟布被寇
萊公蠟淚成堆何曾日食萬錢無下箸處人之賢不肖
固不在奢儉也余獨異明宗之獎馮道謂其與從人同
器而食卧則芻藁一束及與農夫雜處不以素貴介懷
真士大夫豈以道愧眾人耶道之大節何如蓋並不得
與公孫宏何曾比也未節細故誠不足稱矣

舍李琪而相崔協如棄蘇合之丸取蝓蟻之轉古固有
此不平之事人亦但問所遇何時耳無字碑正自不妨
宰相須用讀書人是語也思之令人齒冷
盱眙王約甫明經名效成自栞其文曰伊嵩室集山陽
魯君通甫敘之謂其學究極天人之故陰陽百彙之變
內返之身心而推之倫物庶政覬以挽季俗救弊世已

乃鑿朽於時苦性識狷疾不能容容浮湛無所攄其結
轆而壹發憤於文章及乎不遇取所著書燒且哭年五
十餘卒自湛於淮以死余由魯君言以窺其文誠可擿
舉元古揮斥壹切然知其文者卒鮮余嘗以示桂林朱
伯翰丈凡匝月仍歸余他日見丈丈無一語及之丈深
於文者固如是元文覆瓿之歎古今皆同宜王君生時
嘗致慨於桓譚不生子雲難再也

道光乙未余初來京師識梅伯言丈丈與管異之先生
皆姚惜抱先生高足弟子然異之先生則未之見也後
讀梅文又讀管文以謂梅文法備管文理精自丈與先

生後此事歇絕未知金陵淪陷後來子弟與高才生之
四散者尙有人否二十餘年間若陳君少蒼王君雨嵐
皆未極其才而死而兩君生時亦未以文爲執一而精
之業甚矣生才之難而學之有成其尤非易易也

金陵治古文者管梅外惟雨嵐管梅宗桐城雨嵐才尤
肆而賦敘記書牘浸淫漢魏六朝於八家中酷嗜韓柳
兵後稟多散失少蒼好讀子書所爲文不多死後均不
可覓少蒼有虱我屢詩三卷藏余處雨嵐有靜虛堂類
稟皆其避地時追錄聞亦無多今其子不知在南中何
處此稟亦不知何如矣思之憮然

雨嵐才雖肆而文實適逸渾脫其高簡尤非近時爲散
體文者所知以所爲詩較多人皆稱之不言其文也獨
安吳包慎伯丈歎賞其文以爲不規樞桐城去古尤近
少蒼所作少其排宕縱辯余以爲酷似韓非子說難五
蠹諸篇惜皆不傳

昌黎與崔羣書曰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
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
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
大惡因不復決舍或其人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
欲悔之不可茲數者涉世之大凡余皆有之每歎誦昌

黎言不置而於少蒼雨嵐所謂骨肉兄弟且重其文章
不能決舍而亦無可悔也今皆死矣嗚呼

史家列傳書事多互文又有附書一二人不另立傳之
例余讀南史鄧元起傳附以羅研李膺然元起傳末旣
書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矣是本傳已結次
爲羅研傳又次爲李膺傳二傳皆附故膺傳祇敘武帝
因膺善對以如意擊席一事而餘仍敘元起事至篇終
無一語涉李明乎李固埏見於鄧傳也史法應爾然於
鄧傳旣以謚忠侯結之此處子鏗嗣句又似另結於法
似未善且元起死於蕭藻元起傳篇終敘之而於膺傳

又以此事結之使人讀之殊以李膺一傳爲贅於附書之例未合不如以元起死於蕭藻事與其母不肯入蜀事李膺諫伐巴西二郡事皆書於膺傳末於法爲完備也

余居揚州嘗與楊君季子朱君偉君汪君西谷食烹魚既徹隔簾見僕背立嚼其尾忽回顧余愧而去翌日乞退余佯爲不知慰撫留之婦曰此何爲者余曰食殘魚小故乞退則知耻昔顧榮見執炙者有欲炙之色卽割炙啗之陰鏗見行觴者回酒炙以授之其後榮爲趙王倫長史將誅執炙者救之得免鏗遇侯景之亂行觴者

救之得免人生世上何處非殺機亦何處非生機也

朱翌猗覺寮雜記晉文公渡河北歸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先軫曰軍事勝爲右吾用之以勝然此一時之說偃言萬事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加萬世之功乎此與韓非子所載晉文公戰事岐出其言曰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爲之奈何舅犯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戰陳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之而已矣問雍季雍季曰焚林而田偷取多獸後必無獸以詐遇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以舅

犯之謀與楚人戰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
羣臣曰城濮之役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
文公曰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同一
文公戰城濮事韓非所載朱翌豈未見乎而狐偃先軫
舅犯雍季岐出如此且左國城濮之戰皆未載文公行
賞行爵事亦未有雍季也蓋其謀狐偃始之而終之以
先軫韓非所載當是別出朱翌既不据左國又與韓非
不同未知所据何書俟攷翌字新仲宋南渡祕書監中
書舍人桐鄉人

左傳鹿死不擇音林註音所秣蔭之處古字聲同皆相

假借言鹿死不擇秣蔭之處是音卽蔭也陰也六經古
書相假借者多塾師爲童蒙講解當先知此

理所不能解者則言數數有不可信者則言理理常而
數變故君子專言理若數則委心任之窮通得失能以
理言乎忠孝節廉可以數言乎智者可知所從矣

東觀漢記章帝時鳳凰見百三十九麒麟五十二白虎
二十九黃龍三十四青龍黃鵠鸞鳥神馬神雀九尾狐
三足鳥赤鳥白兔白鹿白燕白鵲甘露嘉瓜秬秠明珠
芝英華萃朱草連理實日月不絕載於史官不可勝紀
此亦可謂侈言符瑞矣雖堯舜之世能如是乎國家休

徵理亦有之要不可深信深信則驕驕則患氣乘之矣
學子讀六經四子畢不可不讀昌黎先生原道原性尤
不可不讀歐陽文忠本論以其語明切庶不致歧入異
端此初學之大防也

朱子嘗修儀禮不就黃勉齋楊信齋繼之乃使舊典備
載自古後學之於先哲交相助者也故讀書有得則記
之縱未成篇以俟將來必有為後起之助者涉獵而不
著錄則日力可惜矣

應劭風俗通馬夜行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
馬縱橫適得一疋漢書食貨志布帛長四丈為一匹孫

子算經四十尺為一匹今布帛一匹則不拘此數矣北朝

舊制民間絹布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匹又天
文訓曰黃鍾九寸物以三生以三乘九故幅廣二尺七
寸音以八相生長八尺故八尺為尋有形則有聲而音
之數五以五乘八為四十故四丈為匹又小爾雅倍丈
謂之端倍端謂之兩
又云倍兩謂之匹

尸子曰在井中不能燭十步目在足下不可以視遠然
則察察為明者何也

任昉詩好用事故不得奇詩固性情中事也少陵詩字
字有來厯不是專用事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鋪敘則拙

明甯陵呂叔簡先生四禮翼其教子弟凡蒙養成入言
之詳盡余觀近世人家子弟方在襁褓父母與戲遂期

以科目少長賓客諛者羣日郎君他日館閣選也及乎
成人師友薰習都不外此至於孝弟忠信禮義廉耻置
不復言蓋期望而督責者惟富貴於是幸而得科目以
爲吾父母師友賓客之所望吾旣已得之則侈然而驕
不幸而未得以爲吾父母師友賓客之所望吾終不得
之則嗒然而喪而孝弟忠信禮義廉耻則以爲非吾事
也叔簡先生所謂過隨年長惡以老頑是天地間棄物
也然則教子弟者無一日不與言科目而以孝弟忠信
禮義廉耻爲迂談而科目實不可必得是誤我子弟者
也無一日與言孝弟忠信禮義廉耻而以科目爲專途

口孝弟忠信禮義廉耻旣漸亡科目雖倖得是亦陷我
子弟者也得而侈然驕則德不進學不加而有識者鄙
之不得而嗒然喪或抑塞而致疾或營謀而改塗而徒
貽父母之戚與羞彼師友賓客不復過問是又棄我子
弟者也天之生才難成才尤難余是以縱言及之

王臨川送胡叔才序謂叔才幼時其父母捐重幣逆良
先生教之旣壯可游資而遣之試於有司不合邑人訾
且笑不悔及爲材進士復試於有司絀於不己知欲歸
慰父母慚其邑人因告之曰祿與位庸者所待以爲榮
者也被賢者道弼于中而襮之以藝雖無祿與位其榮

者固在也子之親矯羣庸而置子於聖賢之途可謂不
賢乎訾且笑不悔不賢者能之乎今而舍道德而榮祿
與位殆不其然然則子之所以榮親而釋慚者亦多矣
昔之訾且笑者固庸者耳豈子所宜慚哉由臨川言思
之今之科目卽所謂祿與位之榮也余之所謂孝弟忠
信禮義廉恥卽所謂置於聖賢之途也使日與子弟言
孝弟忠信禮義廉恥而以科目爲輕彼子弟耳熟焉幸
而得科目以爲吾父母師友賓客之所望不在此吾固
將進於聖賢之途也必不侈然驕不幸而未得以爲吾
父母師友賓客之所望方在彼吾何有於祿與位之榮

也必不嗒然喪德進而學加而亦何至於抑塞而致疾
營謀而改塗以貽我父母戚與羞哉科目之得失是有
命焉師友賓客慎勿以爲重輕而使天下之父母終有
負於子弟也是則愛人以德之君子矣

朱子言貪利祿
不貪道義要作
貴人不要作好
人是志不立也

曾南豐梁書目錄序學者當於讀韓文原道原性歐文
本論後熟玩之

趙清獻公謂小人雖小過當力排而絕之後乃無患君
子不幸而有誑誤當保持愛惜以成就其德斯言善哉
然則書言罪疑惟輕孔子言赦小過與春秋責備賢者

之義皆當分別觀之未可以一概論也

富鄭公謂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爲者去
亂亡無幾姦臣欲進邪說先導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
諍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機也蓋其時有於上
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故慮及之乃
雜引春秋洪範上書數千言以明其決不然之故然則
符瑞不可信信則驕心生災異不可不信不信則玩心
生玩則敗矣

司馬溫公以王廣淵除直集賢院疏言廣淵姦邪不可
近昔漢景帝爲太子召上左右飲衛綰獨稱疾不行及
卽位待綰有加周世宗鎮澶淵張美爲三司吏掌州之
錢穀世宗有求假美悉力應之及卽位薄其爲人不用
今廣淵當仁宗之世私自結於陛下豈忠臣哉願黜之
以厲天下君子謂溫公於是能愛君矣不以君所用者
顧惜而不言且謂景帝世宗於是能知人矣不以抗己
而憎不以順己而愛可以爲用人之法矣

朱子言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
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
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
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祇作文字

看過眞是在讀古人書也余嘗歎誦此數語因思知之
匪艱行之維艱學優則仕量而後入前言往訓味之無
極近世讀書作文字看過者多矣六經四子亦惟資爲
考官標題用耳既取科目遂棄置之而及其當官誰復
憶生平所讀之書爲何如居大官遭事會雖無下手處
則亦惟無下手而已義理學問蓋茫然不知否則悍然
不顧骨寒毛聳心膽墮地聞朱子言能無汗下

山陽潘四農丈金賊臣崔立碑辨以爲元好問劉祁均
不得辭其責乃引元史與好問外家別業上梁文及祁
歸潛志反復推論無不允當自古名流見義不精皆宛

生一闕未破祁旣應元戊戌詔試充山西東路考試官
必不如好問不仕野處之較可恕也余讀其上梁文如
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
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蜀家降欵具存
李昊之世修趙王禪文何預陸機之手迹伊誰受賞於
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
自信聽眾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
其何恨諸語哀苦沈痛未嘗不知清議之難免也嗟乎
義利之辨未明死生之關必誤自古至今又不獨好問
與祁之可鑒矣

大夫七十懸車故古有投簪乞骸之事而今不多見昔
呂端罷相太宗明日謂輔臣曰聞呂端命下哭泣不已
錢若水曰安有此退謂同列曰我輩眷戀爵祿爲上見
薄如此遂立請罷此等識議近復誰知果繫國家之重
輕去就必當自決而眷戀者何也

咸豐癸丑余自揚州避兵行時方初春屋後梅花將開
有句云東風作主須珍重他日花開有夢來及城破屋
毀梅遂不可問因憶廳事前所懸童二樹所畫梅亦不
可得其他沈石田山水高且圓鷹與苦瓜和尚枯木竹
石皆未攜出今讀和尚畫語錄詞極簡古不必論畫文

亦非近人所逮是故讀書者不必畫畫者必讀書和尚
之論水曰汪洋廣澤也以德卑下循禮也以義潮汐不
息也以道決行踴躍也以勇濼洞平一也以法盈遠通
達也以察與大戴禮勸學相似故余於所藏和尚枯木
竹石畫幀益憶之

黃花道人朱齡字菊垞上元人工畫菊名甚盛後畫山
水磅礴堅蒼久之尤渾逸年不六十死與余交十年中
得其畫幾二十幅兵後散失僅留紅橋話別圖扇面一
事迄今觀之取形用勢寫生揣意運情摹景顯露隱含
人不見其畫之成畫不違其心之用洵如苦瓜和尚所

云致可珍也

山東糧儲道宋公思仁字藹若長洲人嘉慶間以政績聞於時歲丁卯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家方病仿謝石測字之術以自卜座客因公善畫蘭遂舉蘭字公曰蘭字古文作蘭門字有二月之形今適當十二月吾病殆不起蘭字中從東而俗書常從東東者十八日也此月十八日其吾長逝之期乎已而果然今以此術乞食者眾矣能如謝石者百不一見蓋以機觸者仍以理論也余讀獨學廬稿中有公墓誌載此事因記之

宋石守道所謂徂徠先生也其言曰學者學爲仁義也

仁急於利物義果於有爲此十字殊不易少有近名之心則仁或偏愛義亦僨事蓋二者必交相濟也

金陵猶故鄉也山水釣遊迄於今不忘咸豐癸丑粵寇根下金陵陷越同治甲子始復其城余官京師不能歸鄉人來者皆所登覽遊宴之區問無復存其具其登覽皆遊宴者又死亡盡矣 國家用兵十餘年僅乃削平休養生息與民更始天時人事默相感應月以復前之世美類非一朝一夕之故而余昔所歷則進焉必不可互夫事之不可再者皆不可忘者也爰於暇日追誌其概命曰舊遊日記其不繫乎游而因以及者則連類書之

云致可珍也

山東糧儲道宋公思在字壽若長洲人嘉慶間以政績聞於時歲丁卯十二月十八日卒於家方病仿謝石洲字之術以自卜座客因公善畫蘭遂舉蘭字公曰蘭字古文作蘭用字有二月之形今適當十二月吾病殆不起蘭字中從東而俗書常從東東者十八日也此月十八日其吾長逝之期乎已而果然今以此術乞食者果突能如謝石者百不一見蓋以機觸者仍以理論也余讀蘭墨蘆高中有人某處或此事日記之

心頃二如謝愛養亦曾津蓋二香必交味暫出

二意欲休游美果欲首為此十字類不長少首波各之

舊游日記

余方七齡居金陵年二十四移家揚州然歲必還金陵金陵猶故鄉也山水釣遊迄於今不忘咸豐癸丑粵寇東下金陵陷越同治甲子始復其城余官京師不能歸鄉人來者昔所登覽遊宴之區問無復存其與共登覽借遊宴者又死亡盡矣 國家用兵十餘年僅乃削平休養生息與民更始天時人事默相感應用以復前之豐美類非一朝夕之故而余昔所歷則邈焉必不可再夫事之不可再者皆不可忘者也爰於暇日追誌其概命曰舊游日記其不繫乎游而因以及者則連類書之

同治戊辰二月海秋自序

嘉慶丁丑外王父孫松溪先生官淮南批驗大使因僦屋金陵城北蓮花橋余母孫太恭人挈余居之時年七歲是爲居金陵之始是年九月由大使君眞州官廨至金陵方依太恭人讀書不出門明年戊寅余年八歲太恭人授讀春秋左氏仍不出門五月太恭人挈乘小舟由蓮花橋南行至秦淮又西出西水關遊莫愁湖湖干華嚴庵有徐中山王勝碁樓樓祀王象下爲水閣祀盧莫愁湖之西南隔岸爲石頭城城濱大河風檣隱蔽林外而湖中蓮葉田田如散

錢鳧鷗浴波煙日晃漾與漁舟相激盪薄莫還過秦淮燈火初明笙管璫曹青簾朱闌時見人影二更歸背讀城濮之戰訛數字太恭人笑曰遊誠可廢學是年遂不再出

己卯三月讀左氏傳畢時易尙書詩禮皆熟至是讀儀禮讀文選初爲帖括從孫先生承吉遊先生舅氏敬齋先生族姪多病願太恭人督教嚴苦儀禮倍備常讀至漏四下益無間出門九月太恭人命一僕導余遊十廟廟在雞籠山山在蓮花橋北不二里爲劉宋時雷次宗聚徒教授之處東卽雞鳴埭有寺又東爲臺城後

湖穿城流入沿山溝中溝長四五里障以石關自臺城而西又南入於秦淮北阻於山湖卽秦淮之原其由城南東水關流入者則原於句曲之華山與溧水之東廬山合於府東方山西流入於秦淮卽今之東水關也又西出西水關至石頭城入於大江後湖名元武湖卽蔣陵湖發原於鐘山鐘山蔣山也入爲青溪故有青溪閘吳赤烏四年鑿東渠通北塹以接元武湖水南接於秦淮其接秦淮處有閘今不知其處疑今東水關卽青溪閘今自雞籠山至西水關皆曰秦淮中間去山南又東數里沿河有青溪里巷或古之青溪而雞籠山下明初

立十廟又名山曰欽天山今廟無十然猶曰十廟方余遊時亦但知爲十廟耳是日茶飲道士廬道士居山上眞武閣俗曰北極閣後有亭曰曠觀四望莽蒼江城塔樹一覽可盡道士長髯忘其姓又十年別一道士居山閣則能歌工擗笛云

而西又南入於秦淮北曰公山... 秦淮之風... 東水... 合於府東方... 西世河水... 入於大江...

關隄論海工辨笛云

樹一覽可盡... 真先關谷曰北... 鐵制亦卧... 立十廟又各山曰... 天山今... 無十... 餘

